

(二) 金刚心

谁亦不能离其亲爱能坚固者，如金刚心，谓诸魔罗及恶友等，不能破离，即前经云：“应当远离亲睦无常、情面无常。”

依止以后，内心对师长的亲爱之情谁也无法破坏而能坚固如同金刚般的依止心，是说诸魔和恶友不能破离自己的依止之心，也就是前经所说：“应当远离亲睦无常、情面无常。”

多看古德的传记就知道，他们与师长的情义都非常深，一生中从无改变。不像现在人，起初特别激动，但很快就变了心，最后就彻底无影无踪。这是没有情义，连怎么做人都不懂，哪里会有佛法的成就呢？

比如我们生病时别人照顾过一次，会念念不忘他的恩德，但对善知识长养慧命的法恩，却无丝毫感恩图报的心，那就下劣了。因为情义太薄，就会很快变心。所谓金刚心，就是指对善知识的情义一生都不变。所谓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任何魔和恶友等，使用什么伎俩也破不了自己依止的心。“**亲睦无常**”，是说前面很亲密，后来就变得疏远悖离。“**情面无常**”，指没有坚固的情义，很快就变了脸面。我们修金刚心的时候，这种状态要完全远离。

米拉日巴依止马尔巴上师后，上师动辄粗暴地打骂他，但他丝毫不生邪见。在经历了很多大苦还求法无望时，他也曾因自己业障深重而伤心地离开。途中听到常啼菩萨依师的苦行，又幡然悔悟，回到上师身边。这是有如金刚心，不会情面无常。

(三) 大地心

荷负尊重一切事担者，如大地心，谓负一切担，悉无懈怠。

能担负师长一切事业担如大地般的依止心，是指无论担负什么事业都没有懈怠心。

古今大德在如理依师时，都是精进地担荷师长的事业，

无论师长吩咐他什么，都像大地承载万物那样承担，无丝毫松懈怠慢。比如仲敦巴荷负阿底峡事业重担，每天都精勤努力，没有丝毫懈怠。杨岐禅师依止慈明禅师，唯恐有一事做得不周到，在寒天酷暑时也丝毫不顾虑自己，三十年中尽心尽力护持师尊的事业。米拉日巴对于上师的吩咐，不论是降冰雹、盖房子，都任劳任怨，毫无懈怠。后来又以大精进力，即生成就，把上师的法流弘扬开来。他们都是有荷负尊重事业重担的大地心。

下面引噶当大德的语录来帮助理解“如大地心”的内涵。

如博朵瓦教示懂哦瓦诸徒众云：“汝能值遇如此菩萨我之知识，如教奉行，实属大福。今后莫觉如担，当为庄严。”

就像博朵瓦教示懂哦瓦的徒众说：“你能值遇这样的菩萨上师，如教奉行，实属莫大的福分。今后你别觉得是负担，要持为庄严。”在依止时要承担很多任务，对此怎么看待全凭一念的想法。如果觉得是好大的负担，就会消极、推脱、不愿趣入，这叫懈怠；如果认为荷担善知识的事业担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事，现能如教奉行是我的大福气，这样就视为庄严，非常欢喜地承担重担。

(四) 荷负担已应如何行

荷负担已应如何行，其中分六。

荷负了善知识的事业担以后，应当怎样行持呢？要按照以下说的六种心来实行。正如法王所说，法的心要是善心。此处也不例外，就是要恒时修持依师的善心。

六种心要一个一个地在自己心上完成，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实行，这才得到真实利益。实际行持时，会发现内心有阻力，这是无始习气的反弹。这时不能退心，能克服一分习气，就会进步一分。只有逐步地在自心上实际历练，才能修成善心。

1、轮围山心

如轮围山心者，任起如何一切苦恼，悉不能动。

如轮围山心，是指无论受到什么苦恼，都不能动摇自己

的心。

这里先要祈愿尽早修成这个心，再不断地坚固串习，让这种心不断地发出来。发过了多次后，就会逐渐坚强有力。平常要常对照论文检点自己，看看自己做得如何。

依师期间会受很多苦，受苦时就要提起轮围山心，让心坚忍不动。如果稍有一点苦，心就动摇，那不是铁围山而是纸山。稍微有些苦受，或者劳累繁杂一些，心就受不了，想溜走，那这完全不是依止。依止是靠定了的意思。现在的人心太薄，不能久经风雨而不失初心，所以终究无法完成道业。

懂哦住于汝巴时，公巴德炽因太寒故，身体衰退，向依怙童称议其行住。如彼告云：“卧具安乐，虽曾多次住尊胜宫，然能亲近大乘知识听闻正法者，唯今始获，应坚稳住。”

懂哦瓦住在汝巴时，公巴德炽因天气太寒冷，身体衰退，就跟依怙童谈论：“是继续住还是离开？”依怙童说：“我们虽然多次住过尊胜宫，住得很温暖舒适，但没有得过法。能亲近大乘知识听闻正法，只是现在才有，你应当坚稳地住下。”我们要按这样随学。

意思是闻法很难得，对解脱有利益的只有正法，所以要忍受辛苦而坚志寻求正法。心动摇的时候就应当想：这么珍贵的法，即使割肉去买也都值得，吃一点小苦不算什么。心里能生一点善心、智慧、信心、悲心等，都要靠师长的恩泽。所以，能依止师长长期闻法，接受教导，长期修心，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！我怎么能受一点苦就变心，而放弃依止呢？要像这样劝励自己，让心稳下来。

《禅林宝训》中有个范例。宋朝年间，大愚、慈明、谷泉和琅琊四人，结伴去参访汾阳禅师。当时正值严冬，非常寒冷，大家畏惧寒冻之苦，而心有动摇，只有慈明志在道业，昼夜都不懈怠。每当夜深昏昏欲睡时，他就用锥子刺着大腿，难过地说：“古人为生死大事废寝忘食，我是何等人？怎么这样放逸？生，无益于当时；死，无闻于后世。我这是自暴自

弃啊！”后来他辞别师尊回去的时候，汾阳禅师感叹地说：“慈明走了，我的道法也随之东去。”这就是说，汾阳禅师的道传给慈明了。他有百忍不回的勇毅，最终得成大道。

2、仆使心

如世间仆使心者，谓虽受行一切秽业，意无惭愧而正行办。

在依止师长时，要持仆人的心态。也就是做一切秽业，内心没有犹豫，不会觉得没面子，而很自然地去做。

一个很好的仆人知道要忠心地为主人服务，因为他知道本分的缘故，做任何事不会感觉有伤自尊。无论是吩咐倒垃圾、扫厕所等，做多么脏、多么卑微的事，他都没有任何犹豫、顾惜脸面，而立即执行。在依止师长时要有这样的心态。

这里要了解“惭”和“疑”的状态。这都是以骄慢心引起的反状态。“慢”是把自己看得很高，特别喜欢尊荣和脸面，以及别人承事自己，所以在受行秽业时，自我就受不了，会表现出“惭”和“疑”两种状况。“惭”是觉得做这种事会失面子。“疑”是犹豫不决，不能立即去做。这也是因为顾惜脸面而导致迟疑，就是会想：我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事，太失身份了！以这个心就有迟疑。能放下自己、去掉惭愧，就能像仆人一样受行一切秽业。

昔后藏中，一切译师智者集会之处有一泥滩，敦巴尽脱衣服扫除泥秽，不知从何取来干洁白土覆之，于依怙前作一供坛。依怙笑曰：“奇哉！印度亦有类似汝者。”

过去，在后藏一切译师和智者聚会的地方有一个泥滩，当时仲敦巴随上师来到这里，他赶紧脱掉衣服扫去泥秽，然后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了干洁的白土覆盖在上面，在依怙上师前做了一个供养上师的坛城。依怙上师笑着说：“稀有啊！印度也有类似你这样的人。”（这是赞叹他有仆人那样的善心。）

这段事迹是我们效仿的地方。仲敦巴做这些是非常自然的，他没有觉得“这很脏，我不干”。出于对上师的尊敬，他

直心直行，毫不迟疑地做。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一点。对于善学的人来说，听到一个例子，他就会在自己心上想：我怎么来做到这样？怎么来推广这份心？讲了一处，他能在无数处运用。只要是善，他就会效仿。给他讲一句法就会起无量的利益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良马见鞭影”，是上品弟子的相，良马不用等鞭子抽到身上，一看到鞭影就知道要加速奔驰。或者说这种人叫“一拨就转”，他听了一句话就知道在心上转，就会日新又新，而且能扩而充之、推而广之，这样就来得快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往这方面努力，要做一名好弟子，在依止师长时，有各方面的贤善之心，而且一再地在自心上按教导实行，又懂得按照原则举一反三，处处有个灵活的运用，这才叫活学活用，而不是读死书。

3、除秽人心

如除秽人心者，尽断一切慢及过慢，较于尊重应自低劣。

如除秽人心，是指学人断掉一切慢和过慢的心态，自己觉得“和尊长相比，我是个低劣的人”，从而处在低下的位置。

“除秽人”，就是做扫垃圾、除粪便等下等工作的人。他承认自己身份卑微、低下，所以心不会抬得很高，不会摆架子，在他身上没有骄傲的态度，原因是他承认自己很低。如果是个高官，他认为自己很高，那当然不一样，必然是显出一副很高的样子自我才满足。那整天心都抬得很高，充满了骄傲，以这种心态怎么可能依止师长呢？我们依止师长时，只能取前者，不能取后者，这非常重要。《庄严经论》里讲到，亲近师长时要以下心为缘起。自己处在下位，就是亲近的缘起。没有一个人贡高我慢还能出现依止的缘起，对于这样大我慢的人，是不可能有法的传入的。缘起上绝不可能法从低位传到高位，就像这里的水不可能从低处流到高处那样。

所以依止以后，自己作为学徒就是低劣身份；无论什么时候，尊长都是高位。只有谦下，缘起上才相合，法才能直

接传下来；不然就出障碍，不但得不到利益，反而有损害。所以这里能学到“下心为缘起”这五个字，就很有利益。我们对人有所求，都得恭敬对待，下至向人问路，都会很客气、很礼貌，何况我们要求解脱成佛的利益，要得到比生命还宝贵的法，那当然自己得处在卑下的位置，恭恭敬敬地奉事师长。

如善识敦巴云：“我慢高丘，不出德水。”

这就像善知识敦巴所说，在我慢的高山上，不出恭敬、谦下、调柔等的德水。这是以事相来表达缘起的道理。我们要看到，高高的山顶上不会出水，而低洼处却常常有水流，这是指慢和谦的缘起差别。我慢很重，心是往上抬的，只会受损，不会得益。而谦是低下、心怀虚旷的相，所以它是能纳受、能吸收的相，又是能流出功德的相，而且是能深厚蓄积的相。古人也说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谦叫做“地山谦”，它的卦象是山埋在地下，而不是突出来。谦也表示我相很小，能尊、能敬、能让、能舍，这是有德性的相。因为我执小、我慢小，就容易受教、容易调顺，能很快开发功德。相反，我慢大就不容易受教，也难以转变。即便学法，也不会恭恭敬敬地奉行，结果法在他身上不起作用，所以说“不出德水”。

懂哦亦云：“应当观视春初之时，为山峰顶诸高起处青色遍生，抑于沟坑诸低下处而先发起。”

懂哦瓦也说：“应当观察初春的时候，是山峰顶上那些高起处遍满了青色，还是在低下坑洼处先发起青色呢？”当然是低下处先发起。

古人说：“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”我们做任何事，首先一定要对治我慢，感觉心能够谦下了，能安然地处在低位上做，这时候就发现善心已经萌动了，善的“青色”起来了。比如在家对待父母，在外对待长辈，都有一种善的相。做一切事，心处在低位的时候，就在默默无闻地奉献，就会积很多阴德。慢心一起来，就完全障蔽了善心，绝对不会有进步。在修依止法时更是这样，缘起丝毫不差错。

这样明理以后，就要断掉一切慢和过慢的心态，面对师

长时应当自处低位。如果逆背了法的伦理，以高慢心态对待师长，那是出现了大恶相，会一下子折掉福德，已有的功德会消掉，未生的功德难以生起，报应是非常厉害的！

慢烦恼有很多差别，这里说到两种。“慢”是指自心高举的心态。对于比自己低的人，认为我胜过他，心态高举；对于跟自己平齐的人，认为我跟他差不多，哪里比他差？心态也是高举。“过慢”就更差了，对于和自己同等的人，反而认为自己胜过他；对于胜过自己的人，却认为我跟他同等。在依止师长时有慢和过慢的心态，那根本不符合学法的缘起，绝对有损无益。所以慢和过慢的心态要完全断掉。

我们应当用心随学以下的榜样。

米拉日巴在面对上师的恶辣手段时，没有认为上师不慈悲，总是以下劣大罪人来看待自己，觉得吃这么多苦上师也不传法，全是由自己罪业深重所致，对上师极其恭敬。最终他得到了上师倾瓶传授，正是做到了“下人至深，故得其真”。

又比如佛世之时，未生怨王是一个国王，但他在迦叶尊者前闻法时，毕恭毕敬。顺治皇帝是一国之尊，但他对玉琳国师非常敬重，他给其他师兄弟写信也屈尊署名“法弟行痴和南”。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份尊贵，就不尽弟子之礼，反而放下身段，承事师长。我们应当效仿行持。

4、乘心

如乘心者，谓于尊重事，虽诸重担极难行者，亦勇受持。

乘心是指，师长的事业即使担子很重，极难行持，也勇于受持，尽量挑起。

“乘”是车的意思。比如大卡车要装十多吨的重物，开往偏远山区，途中要翻越险峻的大山，经过曲折的弯道，历尽坑洼的颠簸，也坚毅地受持，而最终完成使命。依止师长时就要有这种迟重的心，无论担多重的担子，心里也不怯弱，而是难行能行，即使在艰苦中，还是能坚决地做下去。

马尔巴上师让米拉日巴盖房子，先在东山顶上盖圆形

石屋，又在西山顶上盖半月形房子，之后在北方顶上盖三角形房子，又在一极险要处盖十层楼阁，土石等都要独自从几里外背到山顶。房子盖好后，又让尊者拆除，把材料送回原处。这些吩咐无不是极其难行的重担，而尊者具足乘心，都能一一勇悍地承担，没有任何抱怨。

5、犬心

如犬心者，谓尊重毁骂，于师无忿。

犬心是指师长毁骂自己，心里不会忿恨。良犬有忠顺的品德，对主人非常忠诚，即使主人打骂它也不会记恨，仍然会温顺地摇尾乞怜。依止师长时要有这种良犬般的善心。不然，善知识稍微说得重一点，就马上受不了，反而心里记恨，耿耿于怀，那还谈什么承师教、得法益呢？只会跟依师学法的路南辕北辙，越离越远。所以一定要以敬重心随善知识而转。

如朵垅巴对于善知识画师，每来谒见便降呵责。画师弟子娘摩瓦云：“此阿阁黎于我师徒特为嗔恚。”画师告云：“汝尚听为是呵责耶？我每受师如此赐教一次，如得黑茹迦一次加持。”

这里讲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要如是效仿。

朵垅巴这位大德每次在善知识画师拜见他的时候，都给他一顿呵责，画师的弟子娘摩瓦说：“这位阿阁黎对我们师徒特别嗔恚！”画师告诉他：“你听成是呵责吗？我每次受到师长这样赐教一次，都像得受了黑茹迦一次加持那样。”他以清净心把师长的呵责视为稀有的加持。

师长调伏弟子，常用折和摄两种方法：有时现慈悲相摄受，有时现忿怒相来折伏。为了消弟子的业障，往往采用猛利的手段，不是打就是骂。如果心里没有依止的善心，会认为师长很凶暴，轻则拂袖而去，重则违逆还击，那就落在愚蠢颠倒中了。

《八千颂》云：“若说法师于求法者现似毁訾而不思念，然汝于师不应退舍，复应增上希求正法，敬重不厌，随逐师行。”

这是引《八千颂》中的圣言，证明依止时住在犬心中是如法的。

这部经说到，如果法师对于求法者显现好像在毁骂他，而不关心或重视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学人对于师长不应退心而舍离，不但不退心舍离，还要增上求法的善心。对善知识敬重不厌，一心随善知识而转。

要想到，既然我想依止尊贵的善知识来求得妙法，那么受点打骂，吃点苦头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无始以来，我不知道被人打骂多少次，为了贪嗔痴不知受过多少苦，但对解脱毫无意义。现在善识打我骂我，是在给我最快地消业障，让我解脱，所以我应当恭敬地顺受，应该生大感恩心。如果稍受一点打骂就生恨心而舍弃，那是多么愚痴！我要增上求法的善心，力求做得更好，对善知识更加敬重，丝毫不起厌舍之心，一心随着善知识转。

称为“如良犬心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良犬对于主人忠心耿耿，无论主人怎么打它骂它，它仍然对主人摇尾示亲。解脱和成佛的大事要仰仗善知识的恩泽，所以我们更要像良犬那样一心敬重师长，有一生不变的忠诚。

良犬心的典范

宋朝的浮山远和天衣怀两个禅者，听说叶县的归省禅师是有道的人，就特意前往参拜。

当时赶上天降大雪，气候特别寒冷，归省禅师一见到他们就一顿呵骂，直接把他们赶出去，而且还故意往他们的衣服和垫子上泼冷水。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，一定会认为自己看错了人，忿然离去。但他们对师父的信心深，有恭敬心，整理好衣服和卧具，像前面一样安稳而坐。

省禅师看到他们根本不动，就再次骂道：“你们还不走，是在等我打吗？”这时浮山远上前说道：“我们从千里之外特意来参和尚的禅，怎么会被一勺水泼走？”（意思是，为了求无上大法，我们这点苦怎么会受不了？）

省禅师这才笑着说：“你们俩果然是来参禅的，快去挂单。”

后来浮山远担任典座，管理大众的饮食。有一天，归省禅师出门了，浮山远私自取来一些油面，给大家做五味粥。刚煮熟的时候，禅师回来了，把他叫来说：“你偷取油面，这是盗用常住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取了油面，愿和尚处罚。”省禅师就让他估算衣钵，偿还常住，而且还打了三十杖，赶出院门。（三十杖不是拍痒，打下去有很大的伤痛。）

道友们来替他说情，和尚丝毫不答应。道友又请求：“如果不许他回来常住，也请答应他能随大众闻法。”和尚这也不答应。

有一天，归省禅师上街，见到浮山远站在旅店前，又给他一顿呵责：“这是院门的走廊，你凭什么站在这里？”（意思是，你都被赶出院门，没资格站在这里。）还无理地叫人追算住店的钱。他面无难色，反而顺从地托钵进城化缘，将店钱还清。

照世俗的眼光来看，这样的师父简直是不近人情，没把他当人看，但浮山远恪守依师之道，他真正做到了如犬心。

这次归省禅师回来对大众说：“法远真是参禅的法器！”就让浮山远回到禅院，并上堂把大法交给他，后来成了一代祖师。

又比如，马尔巴要消米拉日巴的业障，使他成就，经常打骂他，甚至用皮鞭抽打，但米拉日巴没有生起任何邪见，仍然对上师毕恭毕敬，一心承事上师。这也是具有如犬心的榜样。

6、船心

如船心者，谓于尊重事任载几许，若往若来，悉无厌患。

譬喻表达了什么样的依止心态呢？船无论装载多少人和货物，去东方去西方，无论往返多少次，都从不会疲厌，更不会有逆反心理。这比喻无论负载多少师长的事业，来去往返都毫无厌倦。相反的状态是，一旦师长委任的事业稍微多了、重了，往返很辛劳，或者又吩咐这样那样，心里就抱怨：“又要做这些事！”这就和如船心相违背。

这样了解了如船心的相之后，就要开始这样立愿：我一定要努力修到这样的如船心！以后无论善知识吩咐多少事情，担子有多重，要奔走往来多少趟，一定欢欢喜喜地做，而不生厌倦。

马尔巴让米拉日巴做的事情就是盖房子、拆房子，米拉日巴在六年中，每天都在搬石运木，也拆了个遍，但是他来来去去没有厌烦。这是具有如船心的德相，我们应当尽力随学。

在承担了师长的事业担后，如果能对照以上的法轨，努力在自身上修好轮围山心到船心这六种心，那的确做每件事的时候，都是在修很好的善心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。因为是在给尊贵的善知识做事的缘故，能很快消除业障、累积福德，会使修行非常顺利地完成。

总结

总之，修持华严九心来亲近承事善知识，就在自己的身心上摄集了一切亲近意乐的所有扼要。以这种淳厚的善意乐，会使得自己依师过程中所做的一切行为，都成为速疾成就的殊胜资粮。

思维心中的法道

思维从金刚心到船心之间八种心的涵义，反省自己做的如何。没做到的地方，要猛利发愿做到，并努力改过，力求真实做到。